



科幻故事大世界

凡尔纳

科幻故事选

FANERNA  
KEHUANGUSHIXUAN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金涛 主编

科幻故事大世界

# 凡尔纳科幻故事选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
凡尔纳科幻故事选 / (法) 凡尔纳著; 金涛主编.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007-1008-9

I. 凡... II. ①凡... ②金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9532 号

### FANERNA KEHUAN GUSHIXUAN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
出版人: 

主 编: 金 涛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装帧设计: 一言堂 夏大雨  
责任编辑: 刘道远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美术编辑: 颜 雷  
责任校对: 刘占生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责任印务: 宋世祁

社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邮政编码: 100708  
电话: 086-010-64032266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传 真: 086-010-64012262  
24 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: 086-010-84037667

印刷: 北京市满洲印刷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× 1168    1/32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印张: 8.25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插页: 12  
199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 
字数: 160 千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印数: 8000 册

ISBN 7-5007-1008-9/I·186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定价: 11.5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## 内容提要

本书收入了由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的长篇科幻小说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神秘岛》、《气球上的五星期——非洲游记》和《从地球到月球》改编的五篇科幻故事。





责任编辑：刘道远  
美术编辑：颜 雷  
插 图：杜晓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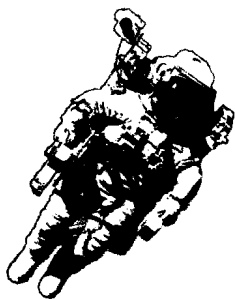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

**一言堂**

书籍艺术工作室

# 目录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.....	1
海底两万里 .....	49
神秘岛 .....	109
气球上的五星期 ——非洲游记 .....	173
从地球到月球 .....	225





##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### 一条重要的启事

苏格兰珀思郡的敦提城住着姐弟俩，姐姐叫玛丽，弟弟叫罗伯尔。他们的母亲早就去世了，而他们的父亲——哈利·格兰特船长——也在一次远航中失去了消息。

16岁的玛丽，像母亲一样尽心教养着罗伯尔，他们在贫穷和失望中期待，期待着父亲的消息。这天清晨，玛丽在泰晤士报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，见到了一条启事：

“欲知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消息者，请询格里那凡爵士。地址：苏格兰，丹巴顿郡，吕斯村，玛考姆府。”

玛丽揉了揉眼睛，仿佛不识字的人那样，把启事反反复复地看了无数遍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真的是那日思夜想的父亲的消息吗？

“啊！罗伯尔，亲爱的弟弟，”玛丽搂着12岁的弟弟，泪流满面，“咱们马上去求见格里那凡爵士，一刻也不能耽误了。”



姐弟俩赶到玛考姆府时已经是疲惫不堪，总管家把他们带到海伦夫人的客厅里。

“格里那凡爵士不在家，”年轻的女主人海伦夫人说，“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夫人，”玛丽轻声地说，“我们是格兰特船长的孩子，是看到报上的启事才……”

“啊，可怜的孩子，”海伦夫人站起身来，紧紧拥抱着两个孩子说，“格里那凡爵士很快就要回来的，他正是为了救你们的父亲，上海军部去了。”

“救我们的父亲？”玛丽的脸都发白了。

“别急，孩子。”海伦夫人一手拉着一个孩子，坐下来亲切地说，“让我从头到尾告诉你们事情的经过吧。”

“我们造了一条游船，叫邓肯号。三天前，在北海海峡试航时，捕到了一条凶猛的大鲨鱼。水手们剖开鲨鱼的肚子时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只装有文件的酒瓶。”

“夫人，是关于我父亲的文件吗？”小罗伯尔急切地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海伦夫人抚摸着罗伯尔的肩膀，接着说，“文件是用德文、英文、法文写的。可惜，三份文件都被海水浸润得残缺不全。我们反复对照加上推测，才勉强知道了那是你们的父亲在遇难前扔进大海里的，但是确切的地点仍然不清楚。”

“求求您，夫人，”玛丽泪珠涟涟地说，“请您告诉我们，父亲在哪儿？”





海伦夫人在孩子们的急切恳求中，想了一个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热望。她在一张纸上很快地写出了文件的全文，有些地方用铅笔画上了重重的横线。

“画线的地方本是文件的残缺部分，”海伦夫人用铅笔指着横线解释说，“格里那凡，船长孟格尔，还有我，我们对照三份不同的文字，补上近似单词的推测，才补全了这样的一份。”

两个孩子头靠着头，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：

“1862年6月7日，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，籍隶格拉斯哥港，沉没在靠近巴塔哥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。因急求上陆，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大陆，将受俘于野蛮的印第安人。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……纬 37°11′处，乞予救援，否则必死于此！”

读到这里，姐弟俩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呼救，两个人搂在一起哭成一团。他们恨不得插上翅膀，飞到南半球那不知经度的某一点上，救出危难之中的父亲。

这时，格里那凡爵士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他带回来的消息并不好，海军部不同意派船搜寻遇难的人，理由是目标不明，路程遥远。

玛丽小姐几乎晕了过去，小罗伯尔哭着扑在姐姐的身上，两个孩子绝望的哭声，谁听到都会落泪的。

善良和正义的心，让海伦夫人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，这个决定得到了丈夫格里那凡的敬佩和支持，也得到了玛丽和罗伯尔无法形容的感激！



那就是：驾驶邓肯号去拯救不幸的遇难者！

## 邓肯号上的怪乘客

太阳像只巨大的金盘，从深深的大洋怀抱中升腾起来，顿时，蔚蓝色的波浪像洒上了一层金箔，无垠的洋面金光熠熠。邓肯号在灿烂的光芒中滑行，它的每一片风帆都鼓胀着，仿佛不是被风，而是被那七彩的光束撑得满满的。

“真美呀！”海伦夫人挽着玛丽小姐的手说。海风像个顽皮的孩子，轻轻地抖动着她俩帽檐的缎带，把最绚丽的一抹朝霞印上她们的脸颊。海伦夫人显得更加光彩夺目，玛丽小姐则变得更加美丽动人。

谁能不被这纯净的美色陶醉呢？格里那凡爵士、他的表兄麦克那布斯上校、船长孟格尔，这些平时不太善于表露感情的男子汉们，都站在甲板上，无言地欣赏着这一幅大自然中最壮丽的美景。

“罗伯尔！”玛丽小姐突然叫起来，她的失声尖叫打破了人们欣赏美景的静寂。

只见小罗伯尔在小顶帆 100 英尺高的帆索上悬吊着。

“啊，您放心，小姐，”年轻的孟格尔船长说，“您的弟弟很勇敢，是个天生的小水手。我保险不久就可以把一个了不起的小水手交给格兰特船长。”

“谢谢您，”玛丽轻声地道谢后，又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啊，父亲，亲爱的父亲！”



孟格尔的话勾起了玛丽的心思，她的双眉不由自主地紧锁起来。

“继续散步吧？”海伦夫人提议，说罢挽着玛丽往前甲板走去，格里那凡和孟格尔随后跟着，就像在玛考姆府那如茵的草地上散步一样。

麦克那布斯独自留下了，他早就想过过雪茄的瘾，乘着女士们离去的机会，他点着了雪茄，一会儿便沉浸在悠闲的烟雾里。

突然，一个陌生人站在麦克那布斯的面前，把他吓了一跳。这个人像是从甲板缝里钻出来的，又像是从天空中坠下来的。反正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。他倒是满不在乎的东瞅瞅，西望望，好像他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异常。麦克那布斯奇怪地打量着这个人，发现这个人长得像个放大的大头钉！高大的身材又干又瘦，干瘦的身躯偏偏又撑着个圆润的大脑袋。一副眼镜滑在鼻翼上方，却把溜圆的眼睛露了出来。他穿着一套肥大的栗色绒衣绒裤，无数个口袋在衣裤上露着袋口，一些卷起的书报从袋口中钻出来。腰间斜斜地耷拉着一副大望远镜，这副望远镜颇给他增添了不少学者的风度。

大头钉也发现了麦克那布斯，他扶了扶眼镜，闲不住似地说起话来：

“我是六号房的乘客，”他莫名其妙地说，“薄尔通船长呢？”

好性子的麦克那布斯被他弄懵了，他把船长孟格尔叫了



过来。

“这位是船长，”麦克那布斯说，“不过他可不是什么薄尔通。”

陌生人一跃而上，紧紧地握住孟格尔的手，显然没有听见麦克那布斯的话。

“很高兴认识您，薄尔通船长，”他笑容可掬地说，“苏格提亚号航行得真平稳呀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孟格尔瞪大了眼睛说，“什么苏格提亚号？”

这时，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以及玛丽·格兰特小姐都来到甲板上。

“啊！”陌生人惊叹道，“认识你们真高兴，尊敬的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和夫人们在一起，苏格提亚号上的航行将会是十分惬意的。”

“先生，”格里那凡开了腔，“请教您……”

“我是雅克·巴加内尔。”陌生人抬起帽子，向各位点点头，“巴黎地理学会的秘书，将要去印度考察……”

格里那凡立刻知道了陌生人是谁了。他读过巴加内尔的许多论文，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地理学者，同时也是一个粗心大意出了名的人物。

“巴加内尔先生，”格里那凡打断了他的话说，“您说您要去印度？”

“不错。去印度考察。”

“换个地方怎么样？”格里那凡笑着说。



“那不行。”巴加内尔果断地说，“我还要勘查雅鲁藏布江的河道呢。”

“可是，您现在正背着印度半岛航行呀。”

“怎么？怎么？”巴加内尔的眼镜片里，一双眼睛睁得溜圆，“这不是开玩笑吗！”

他终于看清了舵盘上的大字

### 邓 肯 号

大家都笑了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这位先生昨天夜里爬上了一条开往南美的船！

好在巴加内尔天生地能随遇而安，很快就成了所有乘客的好朋友。他了解到邓肯号航行的目的之后，决定参加远征队，和大家一道去寻找格兰特船长。

巴加内尔认真地分析文件的原件和修补件，想发现与众不同的解释或者更准确的解释。在看文件时，他总喜欢皱着眉，嘴里不停地叨咕，不断地变换单词的发音。

小罗伯尔成了巴加内尔忠实的学生，巴加内尔答应给他讲授地理学。两个人都有些洋洋得意。

枯燥的船上生活变得活泼起来。

## 兵 分 两 路

半个月过去了，九月的一天，一阵好风把邓肯号吹过了赤道线，进入了南半球。

每天的航行都是不断地逼近南纬三十七度线。玛丽·格



兰特小姐反而越来越紧张；而小罗伯尔倒是信心十足，他深信父亲正在巴塔哥尼亚海岸向他招手呢。

最忙碌也最轻松的要算巴加内尔，他每天都要研究地图，还要学习西班牙语。船上没有一个人会西班牙语，这使得他的决心更大更坚定。只不过大家都不能忍受那庞杂的发音，咿咿呀呀地谈不上好听。有时巴加内尔给大家讲授地理，讲美洲发展史，哥伦布在15世纪末期是如何发现新大陆的；而麦哲伦又是怎样穿过海峡进入太平洋的。

邓肯号越过了冬至线，它的船头转向著名的麦哲伦海峡的入口。隐隐约约可以望到巴塔哥尼亚的南部海岸了，它们像一条线似的横在天边。邓肯号毫不迟疑地驶进海峡。大家都聚在甲板上，观赏两岸的风光。北岸没有人烟，南边火地岛上真有点点火光。

“要是我，”罗伯尔说，“一定不从这里过。”

“哦，”巴加内尔问道，“你走哪儿呢？”

“最南边！”小罗伯尔像个地理学家似的说：“看看那边是连着南极呢，还是有一道海！”

大家都笑了。玛丽听到弟弟的话非常高兴，小罗伯尔的顽强劲头太像爸爸了。

走完这条航线要用36小时。绕过不伦瑞克后，两岸的风景极佳，巴加内尔直嚷嚷眼睛不够用。白天，有时还能越过树林看到智利的国旗和教堂的尖顶，远处的高山戴着雪白的帽子，直伸到云霄；而黄昏过后的夜晚，南极那明亮的星座在天上闪闪烁烁，给航海者指示方向。邓肯号驶过美洲真



正的尽头——佛罗瓦德角，接着是连绵不断的光秃海岸，看上去十分荒凉，航道也十分曲折、狭窄。可是转过塔马尔角，峡角转宽了。36小时后，航海家们望见了皮拉尔角突起的巉岩，一片波光粼粼的汪洋大海展现在眼前。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，好像麦哲伦就站在他们中间一样。

八天后，邓肯号朝着塔尔卡瓦诺湾开足了马力。南纬37度线附近的塔尔卡瓦诺湾，是一个十二海里长九海里宽的绝妙海湾。这儿从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三月，天上没有一片云，天气好极了。

船长孟格尔依照格里那凡爵士的命令，把船紧贴着济罗岛和美洲西岸的无数零星陆地航行。他们眼巴巴地搜索着海岸，不漏过一块可疑的烂船板、一根折断的桅杆、一片破碎的风帆。这些都可能是不列颠尼亚的线索呀。可是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邓肯号只好停泊在塔尔卡瓦诺港，不远的地方是康塞普西翁镇。格里那凡爵士同巴加内尔下了船，他们决定到镇上去打听一下。

巴加内尔走在最前面，他逢人就问，用他所学的西班牙语，连说带比画，搞得满头大汗，没人能听懂他的话。当地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瞪着他，仿佛在瞧一个怪物。

“我说的音调不对。”他擦着汗遗憾地说。

“我们去海关吧。”格里那凡说完便走在前面了。

一个小时后，两个人见到了康塞普西翁的英国领事，这位领事明确地答复了他们的问题，这里从没有收到过关于不



列颠尼亚号的消息！

格里那凡爵士还是不放心，他回到塔尔卡瓦诺，雇人到各海岸去查访，结果都是一致的，没有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痕迹。

所有人的心都被坏消息压得重重的。海伦夫人惟一的办法就是轻声地安慰玛丽姐弟俩。

雅克·巴加内尔又把文件取出来，一个字一句话的仔细看，整整一个钟头没有出声。

“巴加内尔先生，”格里那凡忍不住了，“难道我们的解释不合逻辑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巴加内尔说，“文件里‘将被俘于’应该读成‘已被俘于’，一切都明白了。”

巴加内尔的理由是：如果格兰特船长是被印第安人俘虏后写文件的，就有可能在 37 度线的内陆扔下文件瓶。

“不扔到海里能行吗？”麦克那布斯问。

“扔到入海的河流，不是一样可以进入大海吗？”巴加内尔流畅地回答。

一片惊诧的沉默，接受了巴加内尔光辉的解释。大家的眼睛射出的光芒，组成了新的希望。

兵分两路。

孟格尔船长带着女士们，把船开到 37 度线的阿根廷东海岸。

而格里那凡则带领麦克那布斯、巴加内尔、罗伯尔和三位水手，从智利海岸鲁美那角与卡内罗湾之间 37 度线的一





端出发，计划用 30 天的时间，穿过南美洲，然后与阿根廷东海岸的邓肯号会合。

分别的日子到了，大家互相祝福、互道珍重。小罗伯尔严肃地拥抱了姐姐，便大步流星地踏上了征途。而邓肯号也鸣响了汽笛，螺旋桨翻起巨大的浪花，然后向远洋驶去。

## 安第斯山大地震

横贯智利的旅行开始还算顺利，可很快就碰到了一个问  
题，怎样翻过安第斯山又不离开 37 度线呢。

“走安杜谷小道，”巴加内尔准确地补充道：“它位置在火山的斜坡上，南纬 37 度 30 分。”

“不错，”向导佩服地说，“不过，上一次地震把小道堵住了，过得了人但过不了牲口。”

“那就让我暂时当向导吧。”巴加内尔自信地说，“到了山那边，再找一个阿根廷的向导不就成了。”

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。和向导告别后，大家分别背着干粮和武器继续赶路。

果然，路越来越难走。安杜谷小道实际上不存在了，所有的大道小道都没有了痕迹，地震把这里捣得天翻地覆，只得从山腰隆起的石岩上爬。巴加内尔的自信心早已飞到九霄云外，他有点不知所措。

远征队员们机械地在山脊上攀援。山的高度平均在 4000 米左右，每一步都很艰难，随时都有滑坡的危险。